



为城市建设奔走出力

1927年春，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，由时任鄞县县长陈宝麟提议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，建造一座中山公园。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甬城社会各界人士的赞同。经过筹划，在同年6月1日的筹备大会上选出了严康懋、俞佐庭、金臻庠等35人为筹备委员，任总务科长的陈如馨负责同市政府接洽公园地址有关事项。公园地址选定在旧道署、后乐园、府后山一圈，占地约60亩。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努力，耗资11万余元，于1929年秋落成。“为了建造中山公园，爷爷和同事们还特地去了日本考察。工程项目主要是圈地拆迁周边民房，开河，堆土山，扩大绿化面积，保留古楼阁，建造公园大门口和进门前的一座石碑坊。石坊上的字是书法家张原炜的手笔，从此成为宁波市内第一个公园。”陈守川说。

1933年9月18日，天一阁藏书楼东墙被台风吹倒，万卷藏书岌岌可危。鄞县文献委员会马廉、陈宝麟、叶谦谅等人发起“重修天一阁委员会”，并向社会募集善款，共同维修天一阁。陈如馨被公推为工程主管。陈孝恒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这时候他又是‘鄞县整理城河委员会’的主委，在开河、筑路过程中发掘到许多历代石碑、鸟兽石雕等文物，就全部交由天一阁保管。借此机会新建庭院式建筑一所，定名‘明州碑林’，把这些石碑、石雕连同前期所有的总共七八十块石碑，陈列于院内供民众观赏。”

1934年，鄞县文献委员会冯孟颛、杨菊庭等在西郊访求古迹时发现了万氏墓葬，并考定白云庄即为黄宗羲讲学处。文献委员会决定修葺两墓，重建白云庄，作为奉祀乡贤之所，并推定冯孟颛、杨菊庭、陈如馨三人具体办理。1947年1月，陈如馨出任东钱湖水利参事会主任委员，主持东钱湖疏浚工程，由他撰写的《建设新宁波刍议》，数十条建议涉及文化、商业、教育等各方面的重建。

孙善根用“无所不役”来形容陈如馨，“发家致富后造福桑梓是宁波商帮历来有一个传统，无论是办学校、难民所，还是重修天一阁、白云庄，几乎都是由宁波的乡绅自发组织的，他们出钱出力，并没有任何的工资回报。陈如馨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时宁波民间发起的很多慈善事业，他几乎都有涉及。”



由陈如馨发起建造的一二八桥。
(资料图片由宁波市档案馆及陈如馨家人提供)

2 走出国门的“如生罐头”

从宁波府中学堂（今宁波中学）毕业后，作为家中独子，陈如馨遵从父辈的安排，赴沪学习经商。1914年，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大陆药房。

陈如馨这个名字，也许很多宁波人并不知晓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，贴着宝鼎商标的“如生罐头”为老宁波人所津津乐道。

鄞县西乡的凤岙大雷乡（今横街镇）是个竹山包围之地，一年四季都有笋，毛笋、鞭笋、冬笋……尤为出名的是大雷黄泥拱笋，每年三月，宁波各地的商贩都会慕名前去收购。1918年，陈如馨、章林生和赵宇椿三人决定在这块宝地创办一家笋厂，试产清汁笋罐头。后来因为大雷乡地处偏远、交通不便等原因，三人于1920年筹资2万元，在宁波西门马园（今马园路）新开了一家笋厂，取了合伙人陈如馨和章林生名字中各一字，命名为“如生笋厂”，开始以半机器方式产生油焖笋、油焖大头菜、笋脯干等蔬菜罐头，后来也开始做鸡肉罐头、黄鱼罐头。因为原材料有保障，又迎合了宁波人热衷的咸鲜口味，在老百姓中间有口皆碑。之后该厂改名为“如生罐头厂”，并注册了“宝鼎牌”商标，以笋类制罐畅销国内市场，年产量曾高达120万罐。

1926年，宝鼎牌油焖笋罐头菜在美国费城世博会上获得特别奖，让原汁原味的宁波食品走出了国门。1927年，在德国莱比锡举办的世博会上，宝鼎牌清水整蘑菇罐头菜获金质奖章。1928年和1930年，该厂的油焖笋罐头，又分别在中华国货展览会和西湖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和特等金质奖。

陈守川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美国访问学习时，还曾偶遇过如生罐头，“那时我刚去美国，吃不惯西餐，就去唐人街找中国菜，很偶然地看到在一家超市货架上放着几个如生笋罐头，觉得特别亲切。”

1956年公私合营后，如生罐头厂与色德竹笋厂、生淀粉厂合并，更名为宁波罐头食品厂。



上世纪40年代，如生罐头厂的报纸广告。

3 呼吁民众筹建“一二八桥”

在宁波市档案馆收藏的资料中，有一张“一二八桥”的老照片。记录了1932年宁波乡绅和民众以集资造桥的形式声援抗日的一段过往。

1932年1月28日，上海爆发了淞沪抗战，宁波籍企业家积极参与以提倡国货为宗旨的各项活动。方液仙、王性尧、黄廷芳等人联合组成“中华国货产销协会”，推动生产、销售、金融三方通力合作，以利于国货制造与推销。

此时身在宁波的陈如馨，在抵制日货的同时，号召宁波民众每户人家捐1元2毛8分，以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。据宁波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胡彦介绍，在南门附近还有一座“一元桥”，也是由陈如馨发起建造，呼吁民众每户人家捐一元。“就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讲，其实普通老百姓是捐不起1块多钱的，这笔钱的大部分还是由地方乡绅筹集，陈如馨的这项举动是为了激起民众的抗日热情，其次造水泥桥也为了方便周围百姓的生活。”“一二八桥”的旧址，就在长春路与中山路交界的位置，如今已经被另一座桥取代，看不到任何历史的痕迹。

在宁波帮研究专家、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善根编写的《鄞县慈善史》一书中有载，抗战期间，陈如馨出任“鄞县难民救济总所”主任，救济所里有不少从上海转道来宁波避难的民众。这段过往在陈如馨之子陈孝恒所写的回忆录中也有所提及，“当时日机经常飞来市区侦查、投弹，还低空投下白色‘粉末’（我是亲眼看到），在此情况下救济院不得不从市区小梁街搬到西郊白云庄办公。”

除了安排、遣送难民之外，陈如馨还租借了好友赵宇椿开办的“美球针织厂”，生产了大量棉毛衫裤送去前线。1941年4月19日，宁波沦陷后，日军找到陈如馨，要求他出任宁波维持会会长。“爷爷不愿意为日本人所用，为了避免与日军纠缠，连夜带着家人离开宁波，然后坐着帆船从舟山到了上海。”陈守川说。出发前，陈如馨把“陈生号”酒栈里现有的老酒全部打烂，倒进了家里的水井中。

- 开办药房、罐头厂
- 筹建灵桥、一二八桥、中山公园
- 维修天一阁、白云庄
- 主持疏浚东钱湖

陈如馨 无所不役的宁波乡绅



陈如馨

“灵桥史话——灵桥档案图片展”正在宁波市档案馆展出。除了灵桥的前世今生，丰富的老照片和档案资料还讲述了在将近一个世纪前，灵桥从一座浮桥改建成现代钢桥的过程中，数以百计的宁波乡绅积极筹建的感人故事。

陈如馨（1889年~1950年），是上世纪30年代成立的“改建宁波老江桥筹备处”委员之一。曾创办上海大陆药房、宁波华隆线毯厂、宁波如生罐头食品厂，也曾主持修建中山公园，参与重修天一阁、修复白云庄以及东钱湖水利工程，为宁波的城市建设尽心竭力。

记者 林曼/文 刘波/摄

出生于殷实商人之家

6月8日，记者在西门口望京路附近的一个居民区里见到了陈如馨的后人。一百多年前，这个小区所在的地块曾是陈家的支柱产业——“陈生号”酒栈的晒谷场。十年前搬家时，陈家后辈特地选择了这里，按他们的说法，“就好像又回到了老家一样。”

陈如馨的大女儿、今年104岁的陈瑶琴曾见证了陈氏家族的全盛时期，只是年事已高，那些年代久远的家族往事已渐渐模糊。她的最近一次公开露面，是三年前作为原校董陈如馨的亲属，为宁波市实验小学90周岁庆生——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创办于1922年的鄞县私立鄞西小学，由陈如馨参与出资筹建。在家人的印象中，办校初期，陈如馨还从家里搬走了一台三脚钢琴捐给学校。

陈瑶琴的妹妹陈珠琴，正是79年前在灵桥通桥典礼上剪彩的小姑娘之一，如今在湖南生活。很多关于陈如馨的人生故事，是通过他的孙子、78岁的陈守川回忆起来的。“一个人的精力很有限，对爷爷来说，虽生命苦短，但他尽己所能做了很多事情。”

1889年，陈如馨出生在宁波西门的一个殷实商人之家。“后河巷7号，西门邮局的边上，一栋五间两弄四明轩的老宅子。祖上传下来有一家‘陈生号’酒栈，生意很好，收入足以供应全家人的生活。”陈如馨的父亲陈莘耕是个爱书之人，精研古文，是甬上著名藏书家徐时栋的再传弟子。

在陈守川的印象中，陈家是一个传统的宁波人家，陈如馨经常不在家，家里的一切都由祖母操持。“我出生后，住在陈家老宅。但很难见到爷爷，他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忙。有时候他回来，看见我高兴，就抱着我坐在他的膝盖上，教我写字。”陈如馨写得一手好书法，曾经“望湖桥”上的匾额就是出自他的手笔。陈如馨教导子孙后辈，写字如同做人，要有骨有肉，要站得住。

与陈守川同龄的著名风光摄影大师李元，是陈如馨的长外孙。“我不到1岁就离开了宁波，5岁时回来过一次。印象最深的一次见面是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的阿姨结婚，当时外公外婆和很多亲人都去了南京，住在我家，那是我见过陈家人最齐的一次。外公很和善，对小孩子很好。”李元说。